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七回 解叛犯江中遇盜 破陰謀海外逃生

卻說朱了凡靠著椅背歇息了一會，漸漸甦醒，思量多時，叫人去請于力夫、來孟實、鄧亦虛來。三人既到，朱了凡顛著身子道：「聽說你們三位，和那新來的賈希仙謀逆，可是有的？」三人大驚道：「這話從那裡說起，我們不過萍水之交，大家同學，談論些學問，這是有的，謀逆之事，影子也沒有。」朱了凡道：「他有一首詞，你們看見沒有？」三人齊道：「未見。」朱了凡道：「未見就好，你們既非同謀，我如今將這賈生交給你們三人，可去陪伴著他，暗中監禁住，不要放他出門，我如今到府裡，去將這事弄明白了，回來再說。」三人連聲諾退出，就找著希仙問道：「這幾日我們太疏闊了，聽說吾兄新填了一首詞，請教請教。」希仙道：「我向來不工填詞，前禮拜日，找不著三位仁兄，獨自一個到闕江樓上閒眺，偶然興到，學填一首，正要奉求斧政哩。」說罷，就在書桌抽屜裡，取出草稿，三人同看，原來是一首《滿江紅》。詞曰：望絕天空，有幾只暮鴉叫黑。看無數帆檣到此，圍環城蝶。夷夏紛爭愁北虜，英雄割據思南越。剩江山如畫入危樓，煙雲滅。海潮湧，灣橫一。星球簇，岩分七。問南州斗大，何當餌敵。若有人兮吟嘯異，登斯樓也胸懷闊，想虬髯畢竟王扶餘，應投筆。

力夫讀了一遍，對來、鄧二人道：「這詞也無甚叛逆的話，懷古感今，文人常事，為何那樣張皇？」希仙聽得他話中，有些蹊蹺。連忙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力夫道：「吾兄這詞極佳，但不該題在闕江樓壁上，如今被人看見，道你謀逆，只怕禍事就在眼前，現在官場專喜挑剔文字，株連新黨，現在總教習已到府裡去商量拿你問罪，叫我們監禁著你，這樣學堂，豈不是個監牢麼？我們在此，亦無甚意味，不如一同逃走了罷。」希仙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逃走使不得，連累三兄，尤覺不安，一身作事一身當，他要問罪，我自自有話應付，不妨的。」三人力勸他走，希仙決意不肯，三人無奈，只得每人送了他二三個金洋錢，以備監裡應用。希仙收下，停了一會，府裡兩個差人，來將希仙鎖套著脖子便走。徐、來、鄧跟去打聽消息，在衙門口花了些小費，傳出信來，方才曉得這希仙要解到省裡去審問。三人回到學堂，氣憤不過，寫了一封信，辭退出了學堂，約會著一同進省，設法營救賈希仙不提。

且說希仙在監裡過了一宿，明早知府派了兩個護勇，兩個差人，押解起程，枷鎖當的上了船。自己也不知犯的甚罪，長歎了一聲，橫了心腸，以待天命。看看走到半路，迎面來了一隻大船，將這船一撞，險些撞翻，忽然跳了四五個彪形大漢上來，手執利刃將那兩個護勇一刀一個戳死。差人嚇得縮成一團，那強盜拿繩子把他手足捆好拋入江心，把賈希仙背負了去，此時希仙又是一種驚訝，自己橫豎是預備著死的，倒也不懼。那強盜將他安放在後艙內，去了枷鎖，另用繩子綁他在一張木椅上，也不奈何他，把船向著來的路搖回去。

原來西北江一帶盜風甚熾，白晝劫掠，是不奇的，遇見兵船，竟用槍炮開仗，也互有勝負。這回盜船，可巧碰著希仙，將他劫之而去，直駛到高要鄉裡，船才停泊，六個大漢，將打劫著的木箱一雙，挑了上岸，將希仙放了綁，叫他同走。希仙見此擺佈，知道並不是要殺他的，要想看看強盜的行徑，便跟了他去，走了無數路程，看見一座山裡面，有好些人家，那些大漢抬箱走入一座大廟裡，希仙也就進去。只見這廟內聚集無數的人，兩廊槍桿，擺了無算，那挑箱子的大漢，引他同到大殿上。只見五個人都是外洋裝束，看見箱子，一齊迎了上來，說聲：「辛苦！你們就抬到後面去埋了罷。」那抬箱子的大漢，指著希仙道：「這是肇慶府裡解進省的犯人，諒來有些冤枉，所以救他出來，他自己願意來的。」那西裝的人，就來拉著希仙的手，走到殿旁一間客座裡坐下，問起姓名籍貫，犯的甚事，希仙一一說了。那西裝的人，共是五位，希仙也就問他們姓名，拉手的答道：「我姓東方，名黑，表字仲亮，向在澳門開個藥舖；那胖的姓盧名■，表字大圓；那瘦的姓鄭名強，表字開智；那長鬚的姓歐名大中，表字孟核；那面上有塊傷痕的，姓宮名清閨，表字俠夫，都是讀書人。我們遭際與吾兄不同，卻未受過官府的氣，只因自己立了個志向，要想為中國的百姓吐氣，所以有這番舉動。吾兄願意人會否？」希仙道：「諸兄究竟是何意見？白晝劫掠客商，盜賊行徑，弟卻不敢奉教。」東方黑辯道：「我們雖然不肖，卻不至於打劫客商，吾兄誤會了。」希仙道：「方才一個箱子，不是打劫來的麼？」東方黑道：「那是我們費了無數心力買來的，內中有要緊的東西，慢慢和你細講。倒要問問吾兄，現既得罪了當道，意欲何往？」希仙道：「我卻願去認罪，只是徒死無名耳。」東方黑道：「這話不錯，我們的主意，是要據廣東獨立，現今聚集了四五百人，沒人統領。天幸吾兄來此，情願推你為主帥，一聽立法便了。」希仙心裡自思尋道：我要回省，決無幸全之理，不如借他們的力量，做番大事業，成則不必說，不成便逃到外洋，結識了幾個同伴，總有法子的。想定主意，便問東方黑據廣東的計策，東方黑一一說了。原來那箱子裡是炸藥，要想鑿開地道，轟去幾個衙門，便好乘亂起事。希仙搖頭道：「不妥不妥，就便得了城池，四面的兵，圍困起來，那都是死的。縱有本領，外國人近在咫尺，擾害他的商務，豈肯干休，那時更是走頭無路了。」東方諸人便問道：「主帥有何妙計？」希仙附著東方黑的耳朵說道：「如此如此！」東方黑大喜，當日希仙便改了西裝，入伙不提。

且說廣東制台聽了李學台的話，要提賈希仙去辦罪，後來接著申文，知江中被劫的事，只得飭廣肇兩府會同嚴緝。那大在冠冕樓上宴客，大憲齊到，人席後，督署裡送來一角照會，是香港總督的。內說賈某要據廣東，求他保護，讓與利益，因此事關係和局，所以前來通知，可早作準備的話。制台看了，遞與撫藩看過道：「這些小丑真是活的不耐煩了，造反是這樣容易的嗎？」那藩台姓章名士杰，倒是機警的人，便稟道：「大帥不可疏忽，到要調兵防守，一面到四路搜查，料想這些人總在左近，肘腋之患，是極可怕的。昨日司裡還聽見謠言，說有強盜，要用炸藥轟去幾個衙門呢？」談制台只是不信，好像沒有這事一般，當時席散無話。除了制台，那些大員卻都是戰戰兢兢的。官場就有謠言，有個典故說曾做過一夢，看見什麼冊子，這談鑄鳳是要在廣東殉節的。背後紛紛議論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制台問他親信的屬員，這炸藥如何能轟去衙門，那屬員就命人到火藥局去取些炸藥，揀一間空房裡，種火點上，只聽得暴雷一聲，那房子就抬到半天雲裡去了，有些殘磚敗瓦，雪片的四散落下，制台見了，才有些懼怕起來。只得調了一營人，把自己衙門團團圍住，以防不測。幸虧章藩台和撫台商議了，叫統帶張國超調五營人馬，四城巡邏，又調來兩隻兵輪，在珠江上下巡緝。隔了幾日，果然在一隻小船上，搜出幾桶炸藥，捉住了三四個人，從此便防得緊了。

那賈希仙見計策不行，與東方黑諸人商議，那些人本是毫無主見的，就欲率領這四五百人和官兵開仗。希仙只是搖頭道：「如此胡做，徒傷人命，一定不得成功，我想我們中國，是住不得了了，莫如逃往外國去，將來再圖機會罷。好在大家懂得西語，像這樣的事，外國是沒甚大罪的，還許保護我們哩。這些手下的兵士，趁早叫他們散去，叫他們安分務農去罷，跟著我們徒死無益。」東方黑諸人聽了，大家點頭稱是，便聚齊那些兵士，將此意與他們說知，叫他們暫時散去，將來用著他們的時節，再行招集。這些人本是有家業的，卻被東方黑說動了，捨命跟隨，如今事既無成，聽了東方黑的話，便都紛紛散去了。然後賈希仙和東方黑等六位，連夜整頓行裝逃走，逕赴香港，搭了德國輪船向新加坡進發。看看那外國待中華的旅民，實在作踐的利害，說起亞洲同種，只有日本是個強國，便折回上海，搭了大阪公司的輪船。不多幾日，到了東京，就想找著中華的幾個學生，商量托足之地。

一日正在客寓大家商量，忽然來了三個人，一色華裝，一口的北京話，彼此道了姓名。那三人道：「我們是在此留學多年，合了幾個朋友，湊錢定下一所房子，在神田區駿河町，專接中華來的同志朋友，如蒙不棄，便搬到那裡去住，商議大事。」賈希仙雖有些疑心，但聽他說得懇切，便應允了，那三人請他同去，看定住處，再搬行李，於是一同走出客寓門，馬車四輛，已在那裡伺候了。六人上了車，經過的路，苦於一處不認得，看看前面，那三人的馬車已不見了。到了一個熱鬧所在，有所大房子，像是衙門式樣，那馬車便停下了，請他們下車。正待問個明白，卻見裡面走出幾個人，拉住他們的手，向內便走。到得花廳上，卻有一個中華人，帶著紅頂花翎，坐在炕上，六人方才曉得，這是個使館。賈希仙自己明白，上了圈套，只得挺著身子，上去廝見。那欽差並不睬他，叫從人押著他們跪下，六人如何肯跪？那些從人便將木棍來敲腿彎，沒法跪了。欽差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死囚，見了本大臣，尚敢無禮，你們在中國，要想造反，又造不成，為何逃到此間，出我中華人的醜。現今被我拿住，有甚話說？」希仙道：

「我們造什麼反？你也是我們同類的人，騙了個功名到手，就平白地冤屈人，也該摸摸自己的良心才是。你有本事就殺死我們便了，何必用這等鬼蜮伎倆，將本國的人騙來糟蹋一場？」那欽差聽了，氣得暴跳如雷，將一張照片擲下道：「你們還要抵賴麼？廣州的案子發作了，找是奉旨拿你們的。」說罷，便叫人將他用鐵釘了，鎖在後園馬房裡。

原來這欽差姓吳，名廣樂，表字醉穆，是個候補道放出來的。向來志氣不凡，對著知己的朋友，總說要馬革裹屍，卻於文墨上不大講究，將「裹」字念做「裏」字，人家聽去倒像是說的一句外國話，不懂得請他寫出來，他就寫了「馬革裏屍」四字，那朋友只忍著笑，敷衍過去。這番接著廣東移來的文書，要他訪拿叛黨，虧他用計，哄騙賈希仙六人，到得使館。但是日本國的規矩，不准外國人在他國內拿人的，他想來想去，總是沒得法子，將這六個人送回中國，雖則圈禁在館裡，終究奈何他們不得。幸喜他有個華友，是浙江紹興府人，當刑名出身，姓趙名業表字藹人，足智多謀。醉穆遇著疑難的事，總是他出主意的。這事正在沒法，猛然想起，何不去請教趙藹人呢？便提了一枝長桿旱煙袋，踱到趙藹人房裡來。其時已是飯後三點鐘的光景，那趙藹人尚睡在被窩裡，他家人揭起半邊帳子，對著他的面孔噴煙。原來這趙藹人是個大癮頭，不噴足□來口煙，猶如死人一般，拾不起身的。醉穆等候多時，他才漸漸甦醒，抬起眼皮，看見東家坐在那裡，惶恐的了不得。醉穆叫他家人退出去，將賈希仙等六人拿住，沒法送回本國的話，和他說了，要他用計。他想了好一會，披衣坐起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事卻甚難擺佈，不如用藥將這姓賈的毒死了，用水銀斂了屍，只說是館裡的跟人因病而死，棺木送回中國的。把那五個人軟禁在此，照會外務部，和日本欽差商通辦法，待他們議定，我們便可卸肩，這樣方不得罪人，將來敘功得個記名也未可知。欽差以為何如？」醉穆聽了他的話，不覺心中大喜，也不等他起來，匆匆的依計辦事去了。正是：

殺人須仗良平計，功狗還虧幕府才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